



評 劇

獵犬失蹤

王 浩 編 劇



黑龍江戲曲叢書



PDG

編 者 的 話

隨着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事業的蓬勃發展，目前各戲曲劇團上演的劇目中，不論數量與質量都顯然不能滿足廣大人民對社會主義文化藝術生活的需要。為了充實與豐富各戲曲劇團的上演劇目，使戲曲藝術能更好地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我們特將我省內戲曲工作者所創作、整理和改編的較優秀的京、評劇及各種地方戲，彙編成叢書。

本叢書僅編選我省戲曲工作者所創作、整理和改編的優秀歷史劇和現代劇，並特別重視編選反映現實生活的戲曲劇本。希我省各戲曲劇團及戲曲工作者大力支持本叢書，使之能不斷地出版優秀的作品。

由於我們能力有限，思想水平低，藝術修養差，在編選工作中一定存在着很多缺點，希望在廣大戲曲演員、作者及讀者的幫助與共同努力下，克服掉我們的缺點，使本叢書逐步完善。

黑龍江省文化局戲曲編審工作室

1956年6月

地点：大兴安嶺上的一个獵人村。

時間：一九五五年的春天。

人物：莫達海：五十五歲，鄂族的老人，护林隊員。

莫琳珠：十九歲，鄂族少女，青年團員。

吳下布：二十二歲，鄂族青年，护林隊小隊長。

吳母：五十歲，鄂族的老婦，吳下布的母親。

王立春：二十五歲，漢族的青年，獵人村村長。

關秀文：十九歲，漢族少女，婦女委員，團員。

賈忠厚：五十六歲，被斗地主。

賈婆子：三十三歲，賈忠厚的小老婆。

賈忠正：五十歲，反革命分子，賈的胞弟。

鄂族群众 若干。

漢族群众 若干。

森林警察 若干。

第 一 場

地 点：獵人村頭，护林防火檢查站門前。

時 間：一日晚飯後。

布 景：台左側是通往縣城的公路。台中有一木頭堆成的鄉村崗樓，門旁挂着一塊上邊寫着“大兴安嶺獵人村护林防火檢查站”的牌匾。房左邊是一個小型的望火樓，高有一丈左右，上寫着“閑人禁止登上”的紅字木牌。台的左側，可以看見一些民房，還有几棵“山里紅”樹正開放着粉紅色的花朵。

幕 啓：在音樂聲中，幕徐徐卷起，此時，莫琳珠正在刺繡

鄂族烟荷包；关秀文正用花线扎绣花枕头。

莫琳珠：（唱）清明已过暖洋洋，

春风吹来草味香。

关秀文：（唱）花草儿随季节争着长，

山里红开粉花伸过了墙。

莫、关合：（唱）春天里春风大要把火防，

只因为青草嫩小老草干黄。

莫琳珠：（唱）莫琳珠我村前来站岗，

捎着又把针线活忙。

烟荷包绣了个葫芦样，

用的是好针好线好皮张。

千针万线心连心，

绣不尽姑娘我一片情肠。

吴下布他打围把山上，

曲指算来七天的时光，

我心里常常把他想，

（一不小心，钢针扎了手）哎哟！

关秀文：怎么啦？

莫琳珠：（唱）不小心钢针儿扎在了手上。

关秀文：哈哈，莫琳珠我不是揭你的短，吴下布去打围六七天了，你的心哪早飞到山上去啦！

莫琳珠：哼，我看你才那样呢，王村长到县里去开会，听说今天回来，就在这儿等了大半天。

关秀文：你别没良心，你今天站岗，我好心好意的来和你做伴，你还说我这些，那我回去啦！（欲走）

莫琳珠：关秀文，我的好妹妹，咱们不说这些啦，还是说点

正經的吧，你看我这个烟荷包綉的怎么样？

关秀文：拿給我看！（接过）哦！你綉的真好，能做出这样的好針綫真不愧是鄂倫春民族里出色的好姑娘。

（唱）莫琳珠你的手兒巧，

巧手兒綉的小荷包，

不大又不小中用又中瞧，

方形葫蘆样，花穗兩边飄，

紅花綉几朵又把綠叶描，

針小綫又細，一溜小針角。

送給吳下布腰里常挂着，

買点好烟叶，裝進小荷包，

天热也不碎嘿下雨也不潮。

他上山去打圍，你們倆見不着，

你想他心里乱，他想你心內焦；

他抽烟解悶看見了小荷包，

那时候解去了他的煩惱。

他若是想你就把烟荷包瞧，

你說我說的對也不對，

你的那小心眼我猜着沒猜着？

莫琳珠：（唱）叫一声关秀文你別开玩笑，

你快还給我烟荷包。

（白）快还給我！

关秀文：还給你？沒那么容易的！你說我猜的對也不對？

〔賈婆子上，見有人藏在樹后。

莫琳珠：你快还給我吧，我要生气啦！

关秀文：生气？那我才不怕呢！你什么时候告訴我，就甚么

时候还給你。

莫琳珠：我今天就不告訴你！

关秀文：我今天就不還給你。我要回去了，对不起莫琳珠姑娘，咱們再見。

莫琳珠：你快還給我，別叫我心亂。（二人追搶，不料，早藏在樹后的賈婆被驚出，和关秀文碰了个满怀）

賈婆子：哎喲！可撞死我了，哎喲！

关秀文：啊！是你在这兒，差点撞坏了。

莫琳珠：好好好，該！这回叫你不還給我。（从文手中將荷包搶去）

关秀文：賈大嬸，你在这兒干什么？你什么时候來的？

賈婆子：啊，我……我剛來，我想在这樹后解解手，誰知道叫你們倆还碰上了，撞的我这手脖子还疼呢。

莫琳珠：这可巧，你手里拿的什么？要到哪去？

賈婆子：啊，我……是这么回事兒，前些日子咱村里不是來了个印花布的嗎，我想印个花門帘，可是正赶上那几天手头緊把，沒錢。这陣子弄了点錢，剛从合作社買了几尺漂白布，想印个花边，我这才到村头上看看那个印花的人來沒來。

关秀文：那个人从咱村走了七八天啦，怕不能來了把？

賈婆子：这可沒准，干那个玩藝兒的朝天东串西走，誰能保准他不能來呀！

〔后面傳來馬蹄声、歌声。〕

关秀文：你們看，咱村的獵手們出圍回來啦！

莫琳珠：可不是嘛，真的是他們回來了。

賈婆子
男声領唱：我們的獵馬象南來的大雁，

群众唱：跑遍了兴安嶺的高山平原；

男声領唱：我們的獵犬賽過猛虎；

群众唱：追的那獐孢野鹿四處逃竄；

莫琳珠接唱：我們的獵手都是英雄漢哪，哪咿呀，
关秀文

男群众唱：姑娘們更愛那英雄的少年。（笑聲）

莫琳珠接唱：快去照照鏡子吧，獵手們！
关秀文

你們的眼睛笑成了一條綫，咀也閉不嚴。（笑）

群众唱：別耍咀吧姑娘們，

我們丰收了春圍回還，

這是我們勝利丰收，

叫我們怎么不喜歡，

叫我們怎么不喜歡。

莫达海：哎！莫琳珠！莫琳珠！我的孩子你好啊？

关秀文：莫琳珠，看你爸爸也回來了，怎么沒見吳下布呢？

莫琳珠：（高兴地）爸爸，爸爸，（莫上）爸爸“西啊牙！”

〔注一〕

莫达海“必啊牙”〔注二〕怎么，今天是你的崗啊？

莫琳珠：是啊，爸爸，你这次出圍都獵取了些什么？

莫达海：嗨！今年的春圍可大有收穫，你們沒看見嗎，咱們
的每一匹獵馬上都馱滿了鹿茸、鹿胎和數不完的皮張。

关秀文：莫大叔，吳下布也回來了嗎？你快告訴我吧，這是我
的心事。

莫琳珠：你……（暗盯了文一眼）

莫达海：噢，他呀，全村的獵手就是他還沒回來，現在還不
知在哪座山上呢。

关秀文

莫琳珠：他怎么啦，为什么还没回来呢？

贾婆子

莫达海：别着急，听我告诉你们，咱们现在打围的规章是要分散生产，集中食宿。三天前咱村的獵手都在黑松沟北边集合了，准备往回来。可是天又很晚了，大家就决定宿在林里。当大家都睡着了的时候，我就听见南边的山坡有“呼呼”的叫声，

关秀文

莫琳珠：这是什么叫声？

贾婆子

莫达海：我睁开眼一看哪，

关秀文：是什么？

莫达海：是一支“四岔平头”的公鹿，长的又大，又漂亮，两只眼睛象黑琉璃似的。我刚要开枪，那鹿就不要命的往南跑下去了。

莫琳珠：哎呀，真可惜，怎么能叫它跑了呢。

莫达海：是啊，我心里也不痛快，当时我就把发现这鹿的消息告诉了吴下布，可是还没等我把话说完，他就一个人上马往南追下去了。

关秀文：追上了没有？

莫达海：追上不追上是小事，一去不回头倒是个大事。

莫琳珠：啊，怎么他一去不回头！

贾婆子：哎呀！他跑到哪去啦，是不是碰上了什么大野兽了吧？

莫达海：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啊，也许是追鹿跑的太远，也许是找到了那鹿爱去的地方，在那儿等它。大家在山上等

了他兩天，也沒回來，可把人急壞了。

关秀文：哎呀！他这不是違反了分散生產，集中食宿的規章了嗎？

莫达海：誰說不是呢，就因这个大家都对他有意見了。

〔后边傳來馬叫声，人喊着：“莫达海你的馬开了”。

賈婆子：哎呀，可不是嗎，你的馬开了。

莫达海：这个倒蛋的畜牲，“得…………”（跑下）

关秀文：（見珠有心事）莫琳珠，你想什么呢？

莫琳珠：我……我沒想什麼。

关秀文：我知道你的心事，你听說吳下布沒回來有点不放心，是嗎？

莫琳珠：我知道他很勇敢，不会出什麼意外，只是…………

关秀文：只是他違反了狩獵規章，你心里有点不痛快，是不？

莫琳珠：我知道他的脾气，不管是什麼野獸被他發現了，不管是多麼困难，他要打不住它，就不回來。这不过只是一个獵人的勇气。可是他就把狩獵規章，群众影响全都給忘了。

关秀文：一个人要想把脾气改变是一件很难的事啊！

賈婆子：你們看，那不是王村長从縣里开会回來了嗎？

关秀文：可不是嘛！

〔王立春背着背包，手里拿一紙盒上。

王立春：噢，是你們在這兒呀。

关秀文：村長，你回來了。

王立春：回來啦。哎，莫琳珠，我从老远就看出來是你的崗，这是我从縣里捎回來的花，給你吧。

莫琳珠：花兒，你真的給買回來了，这可太謝謝你啦。

王立春：这东西可真不好買呀，縣貿易公司听說咱們鄂倫春民族姑娘喜欢戴花，今后还要多办这样一些貨物到咱們地区來呢。这是你的錢，原封不动，（把錢給珠）

莫琳珠：怎么还是我的錢？

王立春：这朵花只用一角五分錢就够了，正赶上我腰里有零錢就先給你垫上了。

莫琳珠：好，这可太謝謝你啦，回头我就还給你。

王立春：算了吧，我知道你買这朵花的用途，就算是我送給你們的一点小礼物吧。

关秀文：村長，你的脚是不是磨坏了？

王立春：可不是嘛，这双靴靸又不跟脚，打了兩個水泡。

賈婆子：一天走八九十里地，鞋再不跟脚，可不是鬧着玩的，快來坐下歇歇吧。（把凳子搬來）我要回去啦。（下）

关秀文：村長，在縣里开的什么会？怎么去了这么些天哪？

王立春：这次的會議原計劃是五天結束，后來又增添了一个新內容，所以又延長了七天。

关秀文：又增添了一个什么內容，保密嗎？

王立春：不，这是人人需要知道的一件大喜事。

（唱）大喜事兒我帶回來，

听我對你們說明白，

你們要听了这件事兒，

管叫你滿心喜欢笑顏开。

莫琳珠：（白）是什么喜事？你倒快講啊。

关秀文：王立春：听着吧，

（唱）兴安嶺啊高山脉，
松樹、樺樹滿山排，

自古至今几万載；
今日傳上喜訊來，
國家建設工業化，
处女森林要开采。

莫琳珠：
关秀文：（唱）建設工業化，
森林要开采，
不知先从哪里开？

王立春：（唱）咱們黑松溝，
出產好木材，
采伐先从这里开。

莫琳珠：
关秀文：（唱）咱們黑松溝，
出產好木材，
采伐的隊伍哪天來？

王立春：（唱）最晚不过跑冰排，
采伐的隊伍很快就要來。

莫琳珠：
关秀文：（唱）开伐黑松溝，
咱們有光彩，
怎不叫我們喜在怀。

王立春：（白）这是咱們獵人村的光彩，过去咱們的护林防火工作有成績，保證了支援國家工業建設。这回黑松溝又确定是國家重点勘察的林区，咱們的护林防火工作就更加强了。（向关秀文）剛才我打东大桥过，咱村的防火道怎么還沒打呀？

关秀文：沒人領導誰去呀，你去开会，公安委員在区上受訓，我是个妇女干部，吳下布到黑松溝打圍去了，到現在也沒回來。

王立春：怎么他打圍去还没回来？刚才我在路上看着咱村的獵手不是都回来了吗？

莫琳珠：是啊！就是他还没回来。

关秀文：你们走后，咱们村里流传着好多謠言，有些人听了影响挺大，就等你回来解决这些问题哪。

王立春：謠言，在縣里开会張書記說过，咱们獵人村是鄂漢民族同居的村子，成分也很复雜，东边的黑松溝又决定是國家森林重点勘察区，敌人会用各种各样的花招来破坏咱们，咱们一定要百倍地提高警惕，别叫敌人鑽了咱们的空子。

关秀文：可是目前这些问题怎么办呢？

王立春：走，咱们到村上研究研究吧。（二人欲走，后面傳來賈忠正的喊声：“印花布，印花包袱”）

王立春：这是賣什么的？

关秀文：这是外鄉來的一个印花样的，他有好多花样，能印門帘、枕头、炕單，只要拿來白布他就能給印各种各样的花草，还花不了几个錢。

王立春：外鄉來的？莫琳珠同志，等他過來好好問問他有沒有防火証。

莫琳珠：哎，等他來我就問他，要是沒有防火証我就不叫他過去。

王立春：好，那咱們到村上去吧。（王立春和关秀文同下。珠上崗樓。賈忠正担着工具箱搖搖擺擺地上。）

賈忠正：（韻白）一条生死路，兩腿不住忙，奔跑八年整，只为事一樁。

（唱）肩上担着顏色箱，

东奔西走串村庄，
站在村头我用目看，
崗楼上有个姑娘，
她两眼紧盯着我的身上，
我依然同常大大方方。

高喊几声印花样，印花枕头，印门帘，印花幔帐。

莫琳珠：哎！印花样的，把你的防火証拿来。

賈忠正：哎，你这位妇女同志，我还没进村子，你向我要的什么防火証。

莫琳珠：不进村子也要检查，现在是春季护林防火戒严期，没有防火証就不准通行。

賈忠正：这是什么话呀！象我们干这个买卖的要是没有防火証就寸步难行啊！（拿出防火証）给你检查吧，这是我的防火証。

莫琳珠：你从哪儿来？

賈忠正：从前村来。（又把另一証明給珠）这是我的居民証。

莫琳珠：你的职业就是印花样吗？

賈忠正：不错，这是我的許可証。（又把另一張証明給珠）。

莫琳珠：哎呀，你这証明可真不少啊！

賈忠正：常在外跑达，少了一样也不行。你要是还要，我这兒还有一張普选的时候一張选民証。（把选民証現在珠眼前）要嗎？

莫琳珠：这些我都不需要，我要检查的是防火通行証，（在防火証盖了章）給你，走吧。

賈忠正：好好，你是鄂倫春人吧？

莫琳珠：嗯！你是不是要进村里去？

賈忠正：我不打算往里走，我上次來就是在这兒印了几天。

今天有点晚了，我就在这喊上几声，有印的就來，沒印的我还急着赶路。

莫琳珠：你在这兒印，可不准弄火抽烟哪！

賈忠正：是是，这我早知道，（珠入內。正轉望了一下，高声喊）印花布，印花包袱。（賈婆急上，見四处無人）

賈婆子：老四。（珠開門走出）

賈忠正：噫！这位大嫂你認錯人了吧，我姓刘我不姓司，你想印点什么呀？

賈婆子：噢，我想印个門帘，你有什么好花样兒？

賈忠正：花样可多啦，（边說边打开了箱子拿出花样來）这是花边，这是粉花紋，这是五朵大牡丹，这是梅花鹿万年松。大嫂你看哪个样好啊？

賈婆子：你就給我印这个梅花鹿万年松吧，你可快点給我印哪。

賈忠正：好，一会就印完，哎呀我的鹹鹽水用完了，你家有鹹鹽嗎？

賈婆子：有。村長回來啦。（小聲地）

賈忠正：（小聲地）知道啦，（帽里拿出一張紙）給你，用這張紙包点來。

賈婆子：好，我这就去。（拿紙急下入內。正，擺弄色碗，准备操作。賈婆上。）

賈婆子：印花的給你鹹鹽，你看够嗎？

賈忠正：好好，你們當家的知道你那鹹鹽嗎？

賈婆子：知道了，你快印吧。

賈忠正：好，我这就給你印。（拿起花样）你是要这个梅花

鹿万年松嗎？

賈婆子：對，就是它。

〔賈忠厚急上。〕

賈忠厚：啊，老四，真的是你？！前几天我不在家，听说你回来啦，我还不信，原来是真的。

賈忠正：三哥，这不是说话的地方，今晚上十二点我在祖坟地等你。

賈忠厚：好，好，你快走开吧，村长和关秀文往这边来了，怕是王立春这小子还能认识你。

賈忠正：我这就走，今天晚上要你们做的事情，都写在那张纸上了，一定要把那个情况弄到手，不然咱们的计划就要破产啦。（装腔）好吧大嫂，我的颜色也没带全，等明天来再给你印吧。

賈婆子：好吧，那就给我们布吧。

賈忠正：给你。（把布给婆，挑起担子）

賈忠厚：你跟我說，我还有点不信，这回……

賈婆子：別說啦，他們過來了。（王立春与关秀文上）

王立春：好啦，你现在就去敲钟吧，我再和莫琳珠研究研究。

关秀文：好，我就走。哎，你们在这干什么？

賈婆子：我……（珠从内又出，上岗楼张望）

賈忠厚：啊……他花钱买了好几尺布，非要印个甚么花门帘，我不同意，这才出来找她。走！把布给我拿回去，老的都没毛了，还要印花门帘，真不知愁的慌。

賈婆子：你……

王立春：关秀文同志，你快去敲钟吧，现在已经五点多啦。

关秀文：哎，我就去。（下）

王立春：莫琳珠同志，你还得什么时候换班啊？

莫琳珠：五点半，快到啦，下班是护林员接班。

王立春：你到屋里来，我想和你研究点事情。

莫琳珠：哎，好。是打防火道的事吗？

王立春：对了，还有点别的事。（二人入内）

贾忠厚：看见了吧，这可是一个好机会呀。（与婆耳语）

贾婆子：哎呀，这……我可不敢，我不去。

贾忠厚：这个臭娘们，怕甚么，干这个事老四不是告诉你了吗？快去。

贾婆子：我……我不去。

贾忠厚：他妈的好哇，你敢反抗，老四回来了，他的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你就等着吧。

贾婆子：那我……（忽然看见吴的影子）哎呀，你看那不是她来了嘛。

贾忠厚：好，他来的正好，这真是老天爷造的机会，这就要看你的啦。（婆不愿）自打接到老四的命令，叫你干点什么你就是前怕狼后怕虎的，这个事你要是敢不照办，那你就摸摸你自己的脖子。（急下）

贾婆子：我……（后台传来钟声，使她越发害怕）

〔吴母上。〕

吴母：哦，是你，你一个人在这干什么？

贾婆子：啊，我……

吴母：快走吧，学校敲钟了，要开群众大会啦，去听听村长带回的好消息吧，听说县里决定，要把我们鄂伦春人变个样。（欲走）

贾婆子：哎，吴大嫂，你留一步，你来听听是谁在里面说话哪。

吳 母：是誰？（母到窗下听声）怎么，好象是莫琳珠和村長在說話。

賈婆子：你听听他們在說什麼哪？

吳 母：（細听）什么吳下布，好象是在談論我的兒子，这几天我就听人說，王村長看不起我的兒子吳下布，难道这是真的？那他为什么要和莫琳珠談这些哪？

賈婆子：我的老嫂子，这你还不明白嗎，剛才他們兩個在这嘮了半天啦，那才近便哪。

吳 母：他們嘮的是什麼話？

賈婆子：这我可不敢多嘴，这是你親眼看見的了，若不，要了我的命也不敢說出半个字，就这样村子里还說我們造謠呢。

吳 母：大妹妹，你听见什么了，你只管告訴我，我一定不說你說的。

賈婆子：哎，我的大嫂呀，

（唱）在从前他們倆就勾勾搭搭，

誰听到那風言風語都把耳朵扎，

你本是她沒过門的老婆母，

当你面別人又能說个啥。

剛才我在此处碰上他倆，

在这里親親热热正把話兒拉，

这个問：我去开会你想不想我？

那个說：恨不能盼你早回家。

这个說：我沒有別的送給你，

从縣里給你買來一朵大紅花。

那莫琳珠面紅过耳說不出來話，